

我与浦东30年

从沈家弄到商城路

■冯诗齐 文

我以前工作的单位,属于“地质矿产部”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央企”,下属的各个部门,有在浦西的,也有在浦东的。所以,要讲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来的变化,我们应当算是比较清楚的。然而,正如俗话说,当局者迷,对于这场影响如此深刻牵涉如此广泛的巨变,我们这些身处基层的普通一员,又感到实在是讲不清道不明,不知该如何提起。

就拿陆家嘴那个像大转盘似的“明珠环岛”来说吧,回想起来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不必说这个环岛在浦东开发前只是一个小“转盘”,是81路、85路公交车的终点站。站在那里等车,面对对面修船厂的高墙,常有已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,但其实还有小路可直通黄浦江边。如今在这基础上脱胎换骨造的“明珠环岛”,面积大了许多,位置也许也有所移动,但前身总是从当年的小转盘来的。

不必说小转盘的附近,还有一个“浦东体育场”,设施虽然简陋,毕竟是块正儿八经的运动场,记得我们单位第一届职工运动会,就是借那里开的。如今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了?是造了地铁站了?还是盖了那座金融大厦了?已缈不可考,沧海桑田。

不必说八十年代末还鸟语花香的浦东公园,如今正是东方明珠塔耸立的地方。当年这个公园是浦东唯一可以休闲游玩的场所,单位工会在此组织过活动,给每个未成年子女拍了一

张彩照。我那在幼儿园的女儿也在这“打卡”过。

更不必说,延安路隧道开通时,浦东出口处还是一片原野。就在今天中央绿地的对马路,有一所学校,我们还在那里考过英文,是单位组织的对年轻职工的摸底测验。现在那里属于“小陆家嘴”,用“寸土寸金”形容怕还不够。

说了半天陆家嘴,该说说商城路了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单位后来在商城路上盖了一栋十二层的办公楼,把原本在浦西的部门统统迁到了那里。办公楼就坐落在商城路上,临近源深路。

这条商城路,本来名字没有这么高大上,它的“土名”叫沈家弄,不折不扣的本地名。沈家弄是条小马路,既窄又挤,马路边都是毫无起色的破矮房,唯一一栋带西式风格的洋楼,据说就是此地大户沈家的宅子,人称“沈家花园”,被高耸的围墙严严实实地包着,难窥其真面目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,该宅的大门系由左右两座“碉楼”合抱,“碉楼”里种的广玉兰,遮天般护卫着并不宽广的大门。如今这栋洋楼已成高档餐厅,就是“乐凯大厦”对面的“名轩老房子餐馆”,想来吃一顿怀旧旧餐也不便宜。

沈家弄路的特点,除了窄、破,更大的特点,还在于并没有全线贯通!以前有顺口溜说,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,说的是浦东太“乡落”,不受人待见。我的一位堂姐夫单位分房,要了别人不要的浦东公

房,就在沈家弄。他因为临近退休,所以并不在乎乡不乡落,反正比南市那不见天日的老房子好。他叫我去玩,告诉我怎么走:先在浦东南路的“庄家桥”下车,路边是救火会,再从旁边的小路穿进去,七弯八拐,才能走到!

现在那个“庄家桥”早已不见了,救火会也迁走了,原址建起了“陆家嘴中心”——“老佛爷”也来了!当年为啥要七弯八拐绕?因为沈家弄路没打通。直到我们单位大楼建成,沈家弄路在我们大楼前还是没通到源深路。后来,随着浦东大开发,小小的沈家弄路拓宽、打通了,改名叫“商城路”,附近就是八百伴商厦,如今这条路周边真正地商厦林立,“商城路”名至实归。

我原来以为,这一来,“沈家弄”的名称从此要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,其实不然。

商城路如今固然一直向东延伸,基本上是与黄浦江平行,但好象并不完全是改建于原有的沈家弄路,因为穿过桃林路以后,在商城路的南边,相距数百米,还有一条与商城路同走向的“沈家弄路”,依然保持着窄而小的特色。它与现在改称“商城路”而原来也叫“沈家弄”的路段,错开一大段距离而并不相接,在平面地图上看,有如地质上的“断层”。这倒也是有趣的现象,其间地理、沿革的变迁,颇值得关心乡土方物的人士探究。

除了“沈家弄”,浦东本来还保留着相当一批带地方特色的土名。如今大改大变,我总觉得有点遗憾。正好前几天《解放日报》上有文披露浦东“源深路”路名的由来,大受其益。老名称不仅因其“土”而地方色彩浓厚,背后还往往隐藏着有自己的故事。

生活故事

孙女不来吃饭

■周彭虔 文

非常时期的超长寒假,居家抗疫,孙女不便来吃饭,这让我们老两口心情很矛盾:来,累并快乐着;不来,轻松但牵挂着。

打小,孙女的“饭”就是我们操持打理的。为让她吃好吃精吃健康,我们可谓是动足了脑筋,费尽了心思。她不太喜欢油腻肥厚,但对酸酸甜甜情有独钟,对奶奶炒的糖醋土豆丝,常是边吃边说“好吃好吃”,不经意间就把一盆吃光。对鸽子,无论是清蒸的,红烧的,煎烤的,总是连骨头也要啃清爽。而对牛排,她又不嫌油腻肥厚了。她不喜欢菜里放葱姜,不太爱喝汤。她对饭菜的喜好和习惯,我们了解得比她自己都清楚。买菜时,总是想着孙女的口味,很少想到自己的牙口。每当看着她吃得香甜的样子,听着她“爷爷奶奶”的叫声,我们的心酥酥的,甜甜的,总想把她时刻捧在手心里。因此,我们向儿子媳妇提出,让孙女睡在我们这儿,来个“全包”。媳妇没等我们把话说完,立刻接了上来:“你俩年纪渐渐上去,怎能让你们太劳累?还是留点儿时间多玩玩。”儿子更是直接否决了我们的“动议”,说:“她是你们的孙女,也是我们的女儿,我们也要尽到对她的养育义务,你们可别‘喧宾夺主’啊。”儿子媳妇的话说得我们心里暖烘烘的,但我从儿子最后一句玩笑话里也似乎听出了言外之意——我们只是“场外指导”,至多算个“替补队员”,不要像“主力队员”一样冲锋陷阵。对这个“提醒”,我虽略有腹诽,但也无法反驳。

家对面是市光一村小学,站在阳台上,看学生们上学、放学,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:凡爷爷奶奶接送的,沉甸甸的书包都是爷爷奶奶背着,哪怕书包压弯了本已不太直挺的腰,孩子们仍是一身轻松,蹦蹦跳跳,自由自在,潇洒而行;而爸爸妈妈接送的,哪怕再重再多的东西,书包、饭包、雨伞、书法包、美术包都是孩子一肩担,双手提,而爸爸妈妈则当起了“甩手掌柜”,没有几个伸出“援手”的。

当初看到时,我很赞赏“爸爸妈妈们”的做法,并很自信地想,我是不会成为“爷爷奶奶式”的“包办长辈”的,因为我懂得对小辈“严是爱,松是害;惯养忤逆儿,娇养懒惰子;迁就育蛮横,溺爱害终生”;而且我教过那么多的学生,对他们都是怀着“捧着一颗心来”的真诚,对自家的孙女,当然更会“鞠躬尽瘁”,全心全意。

哪知,想法是丰满的,现实却是骨感的,不觉中,理智“下岗”,“爱”溢满身,迁就之举,常有发生。孙女二三岁时,对吃饭不怎么感兴趣,为了让她多吃点,我让她坐在童车上,推着绕一圈,哄她吃一口。一顿饭,要花近一个小时。有时,她要侧坐在窗台上看风景,我们就一个用双手紧搂着她,一个人拿调羹凑着她的嘴,瞅准机会塞进一口饭。她每吃一口,我们就松一口气,好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。

孙女读书了,放学接她回来,总把牛奶、洗净的水果、可口的零食,带到校门口,唯恐她在学校吃不饱;只要她对学校的饭菜略有一点差评,我们就会跟着附和:“大锅菜哪有自家烧的菜好吃啊。”仿佛她在学校挨了多少饿似的。每天还要问她明天要吃什么,她能提出的,我们固然千方百计满足;提不出时,我们则启发式诱导,总是往

新、贵、奇、少、难等菜上引导。儿子媳妇看着我们热情、周到甚至“低声下气”的样子,常在旁边皱眉头,可此时我们眼里,只有孙女的“饭”和“菜”,哪还看到他们的眼神?哪还想到什么“严”“松”?俗话说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我认为还要补上一句:“最浓家中祖辈情。”

站在阳台上,看着比平时显得清静多了的国和路,看着对面没有了往日定时喧闹的市光一村小学,又想起了宅居在家的孙女,吃饭还好吗?恰在此时,儿子跟我们通视频,他把镜头对着正在厨房间忙碌着的孙女。只见她站在煤气灶前,身系围裙,臂戴袖套,手握铲刀,神情专注,在炒西红柿鸡蛋。虽然臂腕动作不太流畅,但还算协调;锅中,蛋黄柿红,油光闪亮,拌和均匀。炒好,她关了煤气,把菜盛进盘中,拿厨房纸巾把盘边轻轻擦拭干净,再舀了一盆水,倒进锅里,一连串的动作,规范自然,完全不像手忙脚乱的新手,倒像一个有点经验的“大弟子”。大约是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吧,她把碗伸到镜头前:“请爷爷奶奶尝尝。”看到孙女调皮的样子,我们笑了,也更惊讶:“乖乖,你什么时候学会炒菜的呀?我们怎么不知道呢?”“一年前我就开始学了,只是怕你们担心,没敢告诉你们。这两个月,技艺有了突飞猛进,会煮蛋,煎荷包蛋,蒸鸡蛋,蛋炒饭了。明天准备学炒肉丝。”孙女说得眉飞色舞,我听得心头一颤。既为孙女的长大高兴,又对我们的过去,有所反思。近段时间,确实很少听她说学校的饭菜不合口味的话了,也不指定要买什么菜了,还时不时问奶奶一些菜的搭配和做法,原来她早已是“有心人”,只是我们仅关注她的“吃饭”,而把其它方面忽略了。她“没敢”告诉我们,怕我们增添无谓的担心,多懂事的孩子!虽几乎天天视频,但几个月没见面,她就像模像样地做菜了。真是“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”,不知她身上还有多少秘密呢。

我想,这些秘密我无须再探究了,“该放手时就放手”,漫漫修远的路,毕竟是要她自己探索而行的。而且,以往,我们太多的“关心”和无微不至的“照顾”,又给她造成了压力,连“学烧菜”的好事都不敢跟我们实说,这倒是我们没想到的。莫非这就是俗话说的“物极必反”?我对自己曾有的“包准教好”的自负,也有些动摇了,真是“话好说,事难做”啊。

“奶奶,您炒的菜是最好吃的,我还要向你学炒菜的技术呢,你可不要保守呀!”孙女的话,把奶奶说得嘴都合不拢了:“行,行。我孙女有能耐,长本事,奶奶高兴,高兴。”窗外,阳光灿烂,春风轻拂,对面小区的入口,三个志愿者正精神饱满地在执勤,看他们充满活力的动作,我猜想,应该都是年轻人;小区里,传来叮叮当当的铃声,这是我熟悉的小区传统,居委干部和志愿者在巡逻,平时,老中青都有,但疫情期间,以年轻人为主,老年人都被劝阻在家;屋内,电视中正播放欢迎支援湖北、武汉医疗队凯旋的场景,看一张张略显疲倦、留有口罩勒痕,但笑容灿烂的脸,尤其是许多充满青春朝气的脸,我感动,也欣慰。年轻人成长起来了,成为为国担责、为民纾困、为社会解忧的生力军。我想,再过几年,孙女这个00后也会跨进他们的行列。“少年强则中国强。”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,我可爱的孩子们。”我衷心祝愿。



东风夜放花千树(浦东) ■陈明松

咬文嚼字

贺双卿的咏疟词

■王坚忍 文

初读清代女词人贺双卿(1715~1735)之词,惊为天人。这位出生于江苏丹阳的农家少女,18岁嫁给江苏金坛农户周家。她擅长写词,用的全部是平常语,不用生僻字,也不用典故,却词句清丽,情感凄侧,奇峰迭起,韵味深长。可惜是个苦命人,沉重的体力劳动,丈夫婆婆的暴横,加上身患疟疾,20岁遽然谢世。她留下来的词,也不过14首。

据同村文人史震林《西青散记》云,贺双卿是一个兰心蕙质的美人,曾旁听过3年私塾,10余岁时便以精巧的女红制品换诗词本子诵读。可

惜所嫁非人,丈夫婆婆一点也不怜香惜玉,驱使她干重活,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。要知道,贺双卿此时已染上了疟疾,隔三差五就要发作。冷的时候盖上二三条棉被,双脚冰凉;热的时候似三伏天里,汗流浹背。身体受煎熬,心比黄连还苦,只能偷偷写词宣泄,自艾自怨。下面是调寄《薄幸》的“咏疟”。

依依孤影。浑似梦、凭谁唤醒。受多少、蝶唳蜂怒,有药难医花症。最忙时、哪得功夫,凄凉自整红炉等。总诉尽浓愁,滴干清泪,冤却蛾眉不省。

去过酉、来先午,偏放却、更深宵永。正千回百转,欲眠仍起,断鸿叫

破残阳冷。晚山如镜。小柴扉、烟锁佳人,翠袖悒悒病。春归望早,只恐东风未肯。

贺双卿的才华绝伦,读她的另一首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,几乎句句有叠字,较之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用了9组叠字,贺双卿竟用了22组叠字,如怨如诉,而且与内容相契合,无一点生硬之处,绝了。

寸寸微云,丝丝残照,有无明灭难消。正断魂魂断,闪闪摇摇。望望山山水水,人去去,隐隐迢迢。从今后,酸酸楚楚,只似今宵。

青遥。问天不应,看小小双卿,袅袅无聊。更见谁谁见,谁痛花娇?谁望欢欢喜喜,偷素粉,写写描描?谁还管,生生世世,夜夜朝朝。

清代陈廷焯云:“易安(李清照)见之,亦当避席”。贺双卿是个大才女,疟疾陪伴了她短短的一生,令后人哀之矜之。